# 皇明輔世編

#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四目錄

內閣三

劉珝　劉吉
彭華　尹直
徐溥　劉健
丘濬　李東陽
謝遷　焦芳
王鏊　劉宇
曹元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四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四

內閣三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和劉公珝神道碑銘

徐溥

成化乙巳九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壽光劉公上章乞致仕　憲宗皇帝以公為舊學之臣重違其志乃　賜璽書令馳驛歸命有司月給米歲給僕夫　恩禮甚厚也公既歸六年為弘治庚戌三月六日以疾卒享年六十五　部贈太保謚文

和仍命有司祭葬如制子銑奉其父門生董少卿尚
矩狀來求予文樹石墓道予相知既久義有不可辭
者公諱珝字叔溫自號古直姓劉氏其先下邳人也
元有爲總管稱八公者避亂徙青州壽光之洋河里
故今爲壽光人曾祖讓祖艮佐贈太子太保戶部尚
書兼謹身殿太學士父昺封如之曾祖妣彭氏祖妣
邢氏妣李氏並贈一品夫人公生有異質穎敏絕倫
幼從故禮部侍郎寧陽許公學爲文多奇氣人皆稱
之年十九中山東鄉試明年會試禮部不偶卒業太
學與今吏部尚書三原王公及前禮部侍郎襄陵邢

公同舍學業刻苦志操卓然大爲祭酒李先生所器重正統戊辰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歷修撰天順初陞右春坊右中允　命侍書青宮講讀憲宗皇帝登極擢太常寺少卿兼侍讀修　英廟皇帝實錄成進本寺卿仍兼侍讀已而再兼侍讀學士　命修玉牒俄丁李夫人憂服除還任尋改吏部左侍郎明年特　詔以本職兼學士入文淵閣典機務遂拜戶部尚書仍兼學士未幾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進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尚書如故蓋又三年得致仕之請矣公

美姿容善談論而天性剛直遇人無矯飾出語洞見
肺腑典機務者十年一惟公道自持或事在所可否
辯論必當其事上忠誠懇切多所啟沃謀猷入告外
人莫能知有所論列亦不存稿予嘗親聞公諫正數
事如景泰間議迎鑾成化初議孝莊太后喪禮末年
定儲位斥權倖尤爲人所傳播平生事親至孝雖貴
左右奉養無所不至父性嚴或以他怒不食輒引諸
孫嬉戲於前必得一笑乃已每受　賜物必先緘奉
得書即跪而讀之李夫人之沒廬于墓側三載哀敬
篤至鄉人化之號其里曰仁孝至處昆弟宗族咸有

恩意與朋友交雖和而正率以道義相規爲詩文清
新流麗自成一家書法飄逸尤長於行草得晉人筆
意其在講筵者甚久音吐抑揚義理條暢尤爲　上
所眷注故雖羣小讒譖竟獲保全云公初娶張氏繼
馬氏贈封並一品夫人子男六鈁禮部司務鉉鎡卒
鎡鄉貢進士銃中書舍人錦銓尚幼葬于泮河先塋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穆劉公吉神道碑

徐溥

惟博野劉氏其先不可考在元季有諱克讓者生紹先居鄉里人稱長者紹先生潔國初衆人材不就混跡戎伍中當　太宗靖難時干戈擾攘保全民命陰有德于人甚多潔生輔倜儻好義少游南京娶齊氏寔生公諱吉字祐之號約菴幼即沉厚有大志動履異常爲大父所愛曰異日大吾門閭者必此子也稍長讀書從江右劉御史克章學穎敏勤勵甚見稱許

正統丁卯登順天府鄉試戊辰第進士選入翰林爲
庶吉士尋授編修景泰庚午充經筵官預修君鑑再
修寰宇通志成陞修撰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命祀
漢文帝唐太宗諸陵己卯預修　大明一統志庚辰
鄭世子及涇陽王以事召至命侍講讀朝廷知公可
用時　憲宗爲皇太子因命侍講讀於青宮癸未丁
內艱未幾修　英宗實錄起復至以公舊宮僚進侍
講成化丁亥實錄成陞侍讀學士仍充經筵日侍講
讀己丑擢禮部右侍郎壬辰轉左侍郎明年夏旱遣
祀東嶽等神有時雨之應乙未始詔本官兼學士入

文淵閣參預機務丁酉拜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明年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又三年丁外艱去位上特起復公三上章乞終制不允因降勅遣官召還視事 上以今上在青宮命儒臣修文華大訓以資講讀書成進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尋階光祿大夫勳柱國甲辰轉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丙午進少保兼太子太傅丁未 憲宗登遐 今上卽位再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大學士如故知經筵事及 憲宗實錄成以總裁之勞加少師兼華蓋殿大學士其冬秩一品降勑獎諭勳

加特進兼大學士俸賜賚甚厚公至是以老數上章求退　上察其懇切允之益加賜賚令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僕夫八人仍降勑護公還鄉踰年疾暴作竟不起實癸丑十一月癸未也享年六十有七公容貌魁偉舉止凝重望而知其爲鉅人平生處事精審詳審尤善記憶能歷道往事爲文章平實不浮凡考鄉試一會試二廷試讀卷二號能甄別人才或朝廷大禮輒持節爲使數有建白當改元之歲所以有裨於新政者尤多皆謂公有相才益入仕四十五年居內閣者十八年富貴榮顯已極爲尚書時尤及封父

如其官尤近世所罕見也訃至　上輟朝一日遣官
諭祭及塋葬誥贈太師謚文穆
實錄云吉性沉毅喜怒不形於色遇事能斷在內閣
最久　上始即位尤委任之恩遇最盛凡攷紀政事
進退人才言率見聽隱然有內相之重然所與厚善
者多議諂面諛之人致不能自聞其過廷臣有不説
者或使言官劾去之故議者謂其乏休休有容之量
而其後　聖眷亦漸衰云

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傅謚文思彭公華墓誌銘

李東陽

國家置文淵閣預閣事者迄今僅三十餘人其二人出安福彭氏少保贈太師文憲先生以狀元自正統末歷天順成化凡再入前後二十年其族弟文思公以省元在成化末始入纔閱歲得告歸又十年而卒顧其歸也 朝廷賜勑給驛命有司月給米四石歲給輿隸六人其卒也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傅 賜謚賜祭及葬卹典皆備其亦可謂盛哉公諱華字彦

辨章　除年　偽券

貲生負異質年十六有操故券為爭田證者衆疑未決公從旁遽曰券果出庚辰歲則當書未革年號今書洪武三十三年必贗本也坐客奇之景泰庚午舉江西鄉貢甲戌舉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文憲實奉詔蒞教事丙子與修寰宇通志成授編修天順丁丑奉使　靖江王府修　大明一統志辛巳丁内外艱甲申　憲廟即作入侍　經筵成化乙酉考南畿鄉試丁亥　英廟實錄成以纂修校正功遷侍讀戊子充講官考京闈鄉試己丑進日講壬辰充殿試受卷官禮部之宴文憲方讀卷仲兄彥充為儀制郎中季

弟禮舉進士皆與焉未幾擢侍讀學士攝詹事府事
賜金帶乙未充讀卷官丁酉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
遷學士戊戌考禮部會試　今上進講儲宮公首講
大學尋掌院事用閣薦超擢詹事辛丑復讀卷仍兼
學士癸卯　御製文華大訓成進講　儲宮加從二
品祿甲辰復考會試有貴家子任逕殊墨卷不合公
黜之乙巳擢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始入閣預機務
制誥卌命多其手出丙午驟得風疾　上命醫往視
遣中官賜羊酒蔬米越三月公上疏辭祿不許又三
月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辭亦不許賜麒麟服丁未

冉辭益懇乃得 命旨俾歸就醫藥瀕行又 賜金
綺襲衣與疾出都城遇 太皇太后徽號恩賜誥命
加贈祖同升及考按察司僉事貫如其官祖妣妣皆
爲夫人壽六十有五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彭華傳

實錄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彭華字彥實江
西安福縣人景泰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
修與修大明一統志 英廟實錄成陞侍讀充講官
進日講陞侍讀學士署詹事府事修續資治通鑑綱

目成陞學士　孝廟出閣侍講讀尋掌院事陞詹事
旣而兼學士文華大訓成加從二品俸二十一年陞
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甫半年遂得
疾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與歸其鄉至弘治九年十
月卒年六十五訃聞贈太子少傅賜祭葬謚文思華
自少資性警敏鄉人奇之入官翰林才名頗著平居
寡言笑及論辯古書疑義事當成敗多奇中爲文章
嚴整峭厲如其性然爲人險譎用數深機莫測人與
之異或上之者必爲傾排先是大學士李賢好援引
後學而華與編修張元禎皆在所與華嘗以多支廩

儌坐除名賢力言於　英廟得免華實妬賢名聲在見大學士時之上賢不知也一日編修尹直與元禎有隙直趨賢言曰元禎將以其請薦於公皆以賄也已而元禎果請賢訪之得實遂疎元禎故元禎亦怨賢適羅倫初及第賢有奪情事三辭不允華與元禎遂嗾倫曰李公一代偉人而有此事君若能攻其非則大魁之名庶不虛矣倫遂上疏論賢有旨謂奪情出自朝廷非賢意羅倫狂妄輕浮遂謫補外任華懼因揚言於人曰我輩雖與倫同鄉迹實疎也不意其狂妄如此時修撰謝一夔密知之遂發以語人至弘

治中元稹遇編修何璠於侍郎吳寬宅自搶曰當時
羅狀元論李文達實彭君與我啟之莫救正李公也
人於是益信元稹與華之險譎矣又吏部尚書王翱
之去位則華以計言於陳文蕭彥莊之劾吏部尚書
李秉布政丘陵等亦華授之意後因陵奏與彥莊廷
鞫其辭甚辯彥莊不能對怨華因吐實人始知之又
萬安之排侍郎邢讓祭酒陳鑑吏部尚書尹旻之禍
搆連無罪策皆自華是時華鄉人李孜省鄧常恩方
獲寵華盡爲計所希恩報怨取效旦暮華又引萬安
交李鄧爲助安且親於萬內妃弟華爲萬氏謀而寓

深意一時朝士不附者多為所傾如大學劉珝之去
及王恕馬文升秦紘劉宣羅璟輩之相繼斥逐皆華
與安同謀也宣璟本華同鄉特以其不類已遂疾之
自成化丙午至弘治丁巳風癱十二年而卒人以為
陰險無良之報乃如此初華之得參機務也實出與
援故天下至今猶誦八百億臺陛李裕三千館閣薦
彭華大為恥笑云

於建明可備攷典者考

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謚文和尹公直傳　　程楷

公名直字正言氏尹江西泰和人父奐重母蕭氏以宣德丁未望午生公方娠時夢巨螭入室中及生居室上紫氣蒸然人驚以爲火生三年奐重遭謫上京師蕭撫教之七年就外傅於毋宗聰敏卓異應口爲對語嘗馳馬折肱宗伯蕭仰善見之戲謂曰折肱緣墮馬即應聲曰舉步便登龍宗伯大奇之成童已了四書詩經古今史大義鄉塾師辭不敢待以弟子禮遂師爲舉子業者治書經既冠試於邑舉首選景泰

癸酉江西鄉薦明年甲戌舉禮部第二廷對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被命纂修寰宇通志丙子五月書成除翰林院編修賞白金文綺繼修四書直解丁丑正月　英宗復辟時奪門功多冒錄者或爲公計公曰奪門非美事冒名非忠臣如淸議何言者慚憾二月命祭南海之神戊寅九月纂修大明一統志巳卯三載考績進階文林郎庚辰會試爲同考官得人爲多所得經元王䕫竟爲廷對第一是歲以母喪歸癸未復翰林編修甲申　憲宗嗣大寶始開經筵以公爲講官兼命纂修　英宗實錄時同事者耆書吕景

泰中事欲不書帝止稱郕號至指漢昌邑更始爲比公力辯之曰實錄中有初爲大臣竟爲軍民者方其在官必書其官其旣罷去乃改稱甚如漢府以謀逆降庶人其未反時必書王書叔至黜削乃書庶人且昌邑未踐祚景泰則祀郊廟主華夷七年更始無所受景泰則受命母后而當時內外疑危非景泰則北京非國家有難謬爲易儲之事然能不惑廬忠徐振之言卒全兩宮以至今日是功固可予也總裁官以公議請於　上尋被旨景泰爲皇帝時事皆從實書因卒稱帝厥後景泰復論謂由公此論啟之也丙戌

同考會試首畢羅倫次張海程敏政廷對羅倫進七
及第第一敏政第二益稱得人秋檢閱實錄及景泰
建儲事多偽言誣執政公執奏疏辯正之且謂信史
豈可傳會中傷人若是邪遂從寘正丁亥秋八月寘
錄成進侍讀十月校正貞觀政要供御覽戊子簡教
中官秋主考應天鄉試已丑署翰林纂講續修宋元
通鑑綱目未允三月陪祀四陵時以秀王主祭而陪
祀官循舊分陪公言於禮官曰往時命官主祭諸陵
各有主祭官分陪固宜茲殿下遍行四陵陪祀者尚
可分邪禮官愕然遂從公議辛卯執政擬陞南京國

子祭酒力辭不拜八月主考順天鄉試十月請立皇
子為皇太子壬辰四月陞翰林院侍講學士九月改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掌機務十月加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嗣
初拜命廷謝踰儀上怒甚欲外遷之公言大臣當取
大節不可以威儀小故為進退　上意遂釋吏部考
核　上以尹旻選用多非其人黜陞者皆黜退兼以
舊制考政務少怠者下狴輸逮帳公言曰　上銳意
圖治欲有司得人故有此舉然怠者黜之可也豈可
遂盡謂其私而槩出邪從之丁未正月郊分獻夜壇

明日南慶成貴妃萬氏薨先是　皇太子擬二月五日婚至是以喪禮欲易婚期公執言庶母無服而主婚
上與　皇太后婚期竟不易　上又以貴妃無正服黃公言貴妃素稱知禮豈可以不正之服加之　上因欲以后禮葬公言貴妃無可贈以后之道苟妄為之天下後世之議不免於死者竟何益邪卒以貴妃葬占城王古來為安南所逼棄國來求援禮部尚書周洪謨請命廣東藩臬送之還國公詰還國遭殺何如洪謨曰於彼殺之我無預矣公曰中國為四夷主乃棄之邪宜選大臣至彼詢議擇從所宜庶

不失遠人之望因簡都御史屠鏞往韓王內史李毅等不欲居韓王府一日相率作令旨開城門挾弓跨騎越關赴京師錦衣捕獲之毅等出懷中奏辭訐王過所司請勘王公以毅等不安王府逃還此拒 上命罪一詐傳令旨乘騎開門罪二越關罪三摭拾王小過當殺罪四彼既負四罪又聽其虛言以勘王是重一罪者而輕宗室矣遂押還韓王府二月主考會試畢 上方建永昌寺難言者紛然銳意不肯輟公言天旱災赫人多暍死工役不休民心怨怒致旱之由也況雨屬水而土木工興則掩水气罷之 上即

日出言數其工繼以旱久議下寬恤令公言赦不宜數要在自省今佛子法王貫供給官中齋醮太繁而官人亦頗過衆宜加裁省以回天意由是法王佛子飲饌宮中齋醮皆省削而放宮人若干逾三日雨

上出牙骨摺扇繪魏徵像併書御製良臣須以賜六月皇子冠爲宣祝使尋賜玉帶徵府承奉李祐誣訐王過　上欲下詔切責王公謂李祐等覓視敕書不爲王用及王言其非乃指王過劾之此大罪也何責之有　上從之八月上丁遣代祭孔子廟十五日

上不豫旣率衆問安且附奏曰　聖躬必節心調攝

為美廟　皇太子視事御文華門臨百官二十二日
上崩諸内侍謂詔當加稱太后公意此歸權宫闈
之端也遽曰遺旨稍未嘗有此因以　英廟遺詔草
示之乃得已既而擬以九月六日　太子即皇帝位
時皆傳言　太子憾萬妃將禍其家而少保劉吉與
連姻萬氏者吉懷疑思挾奸力言須緩期公慮叵測
力[illegible]萬安如所擬曰劉謂喪經未除何可即位公毅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口人柩前卽位[illegible][illegible]有大於守禮者因連章勸
進竟以六日奉　今皇御大寶請去諸傳奉冗官追
給舊進寶石得濫賞者斥佛子法王輟永昌寺減光

祿羨費天下翕然仰更新之政矣皇親高書得罪遷
議請從中鞫問公謂若是則事體重大萬氏得罪深
恐傷　先帝之心因擬輕宥衆論服其得大體因連
章求去優詔不允十月九日冊　皇后爲奉詔使再
上章乞休不允衆議皇妣誕育　聖躬禮宜祔葬祭
公曰祔葬可以祔祭則　太皇太后皇太后謁廟不免有嫌
宜祭奉先殿別室矣他日追祔遂擬擢太子少傅武
英殿學士而公求去不已遂得致仕馳驛還公入內
閣事　先帝歷十餘月改易舊政爲多事　今上三
月更張新美爲多而公毅然有歸志矣公在家庭孝

友天至居朝廷剛毅自信天資剛爽書經目輒成誦

底老不怠爲文章下筆立就議論曲折出入古今成

一家言時　上以公經筵進講稱旨眷公特厚及帑

旨令內閣選堪任學士者以進公旣與名且有禮部

侍郎之擬　上不欲公出翰林遂止命爲講學是年

冬　上憶公請續修通鑑綱目進讀左右曰尹某嘗

言此書亦有誤處　上驗其實乃命校正差訛晝削

集覽發明考異正誤諸說　上經覽稱善遂命以校

本刻之梓癸巳三月經筵講洪範末引宋仁宗與王

洙問答語及　太祖與劉三吾論洪範事諷　上親

儒臣訪治道　上感悟乙未應制重陽禾黍登場詩稱旨賜寶鏹三千十一月陞禮部侍郎十二月議景帝謚先是公在史館嘗正景泰降號之事至是上悟公言乃有是命公承詔草謚議曲盡其義丙申二月南京地震公率諸大臣陳一十八事曰策免大臣沙汰冗員綏治南畿清理軍伍弭靖賊盜減省內貴輟禁濫賞罷止官黷却遏貢獻簡命將官稽省造作考查柴炭嚴防邊釁抑制法王禁限服色除增白梗嚴肅門禁預養牛牲裁節驛遞禁役軍功挑筆抗疏詞極剴切多扼中貴同列頗以爲難公曰自我執

肇請任其忿竟不肯寬易一言　上亦嘉納之宣府
左衛檄送僧行百五十人請給度牒公省其人則軍
舍也曰此邊衛賴以屯守者其可空什伍以充梵刹
乎尚書鄒幹稱量給數紙以副其意公執不可上其
議　上從公禁止之且先是僧道錄司嘗因近習乞
恩普度至是　上以公議示部却之及僧道錄堅以
爲請下禮部公叅論究治如法士論翕然稱快諸寺
號番僧都綱禪師等歿其徒必請襲職舊多從之公
剏議舊有印勑者得襲餘不許及中貴奉旨詢禮部
度僧之數且舉額數爲言尚書語不倫公進曰舊額

府不過四十州縣遞枚其十前給度不啻數十倍豈可復度耶度僧事亦寢十月朝堂審囚中有歐妻死至大辟公謂人以無子娶妾遭妻悍忿歐之初恐絕嗣令顧絕其命耶世之妬婦凌夫以絕人祀者且長氣矣衆翕然書可矜得不死十二月以父喪去已亥釋吉改南京吏部右侍郎時當官南京者自視散地多不檢冗弊夥叢公剔滌之燁然改觀庚子九月審死囚有長兒者業且殺人死公訊之則長兒年十四歲時賈人子孔進相戲毆觸而遲以他故縊死遲兄誣長兒因焚其屍既有疑且長兒年十四未有殺人

意情可矜有孫鑾者棄稱以柳棍毆人越二十三日
死當伏誅公曰律言以他物傷保辜止二十日今越
限且三日何可坐俱得免八月考績北上陛見上顧
左右曰尹直好官當留在此欲擠公者遽曰南京亦
須得好人遂不果留壬寅秋陪祀帝王廟公因言元
世祖以胡人入中國初欲殺盡中原人甚至廢滅人
倫豈當與堯舜禹湯並列殆高皇帝念先世嘗爲其
民乎然終當改正也甲辰陞南京禮部左侍郎秋朝
廷憂旱命大臣同給事中審刑部獄因時給事中多
尚嚴刻大臣憚其論劾每問其論說多曲從之事多

得叚勘公敎然謂朝廷以旱矜刑今務行勘再問是
重滯獄矣何以體朝廷美意乎由是多從公讞冬上
表賀聖誕歸謁闕里孔廟丙午春偕王司馬恕諸公
爲壽俊會公首倡詠諸公繼和公旣又爲之序二月
以修葺郊壇工畢祭告天地時成國公朱儀主祀事
禮官議當拜大祀殿内公以　皇上時享太廟拜丹
陛遣官祭歷代帝王亦拜丹陛成國不尊於　皇上
帝王不嚴於天地顧可拜殿内乎成國從其議居恒
接後學苟有一善一能可采錄輒委曲奬揚之員不
啻若自其口出故一時名士多出其門以此

尹直　　　　弇州别記

尹直字正言太和人舉進士入翰林累官侍讀學士直長身雄辯而熟於典章嘗出入故相李賢門賢愛之引與計時事而直因借成談脅取人財賄根蒂蟠固中外側目賢卒復附太學士彭時取中旨進六階爲禮部右侍郎時尹旻方柄銓心薄之恒謂人他何可居禮部也毋喪歸服闋改南京吏部凡八年不復調而方士李孜省直鄉人也得幸　上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召入內閣再進太子少保直既得志修夙忿因與孜省謀起大獄傾尹旻逐之及其子諸鄉邑門

生故吏才卓犖倚進者　孝宗立下致省獄戍之而直亦坐致仕去又數載　太子出閣上承華聖德箴頌因舉先朝黃淮例冀復得賜對　上責以亡恥却之直愧沮老且病死所著有瑣綴錄萬安故直黨也力詆之欲自解一時大臣如尹旻項忠賢有聲望如吳與弼陳獻章咸指摘其私亡少恕人謂直不得志其是非謬盭如此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文靖徐公
溥行狀　　　　　　　　　　吳儼
公諱溥字時用姓徐氏別號謙齋常之宜興人世有
隱德曾祖福嘗元季兵亂於所居溪上爲長筏夜以
濟避亂者人多德之祖鑑瓊州太守能不鄙夷其民
有惠政民爲立祠以祀父漁隱先生孝義尤著鄉人
稱爲厚德長者公爲兒時已卓然成人羣兒在側不
敢爲褻語嬉戲少長從里師游嘗取經典法言爲一
冊題曰聖賢要語藏夾袋中以自警里師疑爲玩具

適而觀之乃大驚因辭於漁隱先生曰吾不能爲令
子師矣一日舅氏從外來稱他子弟善歌以詫公公
同歌曲能顯親揚名乎若某所願則異於是景泰庚
午中應天鄉試會試下第益肆力於學至忘寢食寒
暑遂成痞疾漁隱先生憂之與同臥起公猶暗誦舊
習不輟甲戌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以舊疾作謁
告歸天順丁丑　英廟復辟選東宮僚屬公兼司經
局校書甲申　憲宗登極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
院侍講充經筵講官預修　英廟實錄丁亥清武職
貼黃辛卯丁外艱特遣官賜祭服闋陞詹事府少詹

事兼侍講學士乙未典禮部會試丁酉丁內艱賜白
金楮幣及祭葬服闋陞太常卿兼翰林院學士辛丑
再典會試陞禮部左侍郎甲辰 上以山陝旱荒遣
祀中鎮西海河瀆諸神公奉事惟謹所至雨輒應丙
午改吏部甄別人物賢否以佐銓政一時人咸服其
公明 憲廟末年東宮舊臣多爲卿相公雖蒙眷而
爲當道所忌獨未大拜 今上即位始與洛陽劉公
同日入內閣陞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輿論翕然
弘治庚戌復典會試辛亥 憲廟實錄成公以總裁
官陞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賜白金文

綺襲衣廄馬甲寅陞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丁巳公以年滿七十乞致仕　上固留公仍令風雨
太寒暑免朝戊午陞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
師華蓋殿大學士未幾以目疾求去　上以公累朝
舊德方隆倚任屢詔慰留遣醫診視中使賜羊酒米
菜諸物最後辭益懇切乃賜敕給驛又賜襲衣白金
寶鈔仍遣官護送以歸令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輿
隷八人官其一孫爲中書舍人又一年薨于正寢實
弘治十二年九月十一日也壽七十二訃聞　上震
悼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文靖遣行人

諭祭者九命有司營葬事公德性凝重度量宏遠自少負公輔之望在內閣十餘年以仁厚養國體以名節勵士風匡救將順恒以正君德爲先其所謀議必欲愼守成法或勸其有所建白公曰國家法度皆我祖宗神謀廟算其所以惠元元者甚備患在不能守耳豈宜更張　今上初即位止貢獻罷工役黜異端屏憸邪登用老成一時善政傾動天下耳目雖出宸衷獨斷而公贊相將成之功居多時有大臣罷廢家居者夤緣謀復起公力持其議不得行占城奏安南侵小乞命官往問罪公亟疏止之至于薦拔人才常

若不及一善一能無所遺棄或有過誤曲爲掩護惟恐不爲完人嘗曰天之生才甚難以微瑕而遽棄之吾不忍也其進退黜陟惟視輿論爲權度不以親疏遠近貳其心以故終始完節人無間言公前後三舉禮闈所得多天下名士公未去位時已多躋顯位餘姚謝公則與公同陞內閣矣其在經筵每遇古先治亂興衰之事敷陳明達而又進止從容悉中矩度以故　上多嘉納焉公居家孝友事親能養志問濕隱先生有疾日夜涕泣以不得躬親湯藥爲恨及卒哀毀過禮廬墓者三年其喪何夫人亦如之有白鳩白

膺之瑞人以爲孝感所致公自奉薄甚非祭祀賓客未嘗殺一牲至周卹施予則不少靳惜故舊貧乏不振者經紀不啻已事尤好表章先賢邑人吳尚書友雲洪武初死事雲南事久湮沒公致書守臣請賜贈謚祀享又裒集諸名公詩爲忠節錄以傳于世初入官即分俸以贍族人及在内閣乃買腴田千畝爲義莊又立條約爲永久計　上嘉其義特命蠲其徭役

公學問純正爲文詞必根理道耻雕琢所著有謙齋稿若干卷藏于家夫卿相之能否必徵於世而後見

公周愼謙抑對賓客子弟言未嘗及禁密事故凡所

以論議於　上前者皆不得聞然即其世考之則君
德清明賢士滿朝百姓安樂四夷賓服公之勳業豈
終不可得而見哉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靖劉公健墓

誌銘　　　　　　　　　　　　　　　　　賈　詠

嘉靖丙戌冬十一月六日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

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晦菴

劉公壽九十有四考終於家河南撫臣以聞　上震

悼輟視朝一日遣官祭葬如制贈太師謚文靖皆極

異數其孫中書舍人成學以禮部左侍郎劉君舜卿

所次狀請銘詠忝鄉後進受公知可以不文辭按狀

公諱健字希賢姓劉氏别號晦菴其先太康人曾大

父諱紹祖元順德路總管配翟氏大父諱榮配曹氏
父亮以永樂庚子舉人授華州學訓導終三原教諭
配張氏次白氏以公貴恩及三代俱贈特進光祿大
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妣俱一品夫人先是總管公卒值元季兵起翟夫
人携子榮趨洛陽避居因家焉榮生亮初任華州司
訓府張夫人夢天使捧紫衣玉帶入中堂驚寤公乃
生實白夫人出也骨相甚奇教諭公大異之幼不好
弄視羣兒嬉戲獨端坐默然天資穎絕嗜學尤篤爲
文務思至理以發聖賢之藴不事詞藻景泰癸酉舉

於鄉嘗與洛中名士閻禹錫論學閻改容禮之謂鄉人曰伊洛淵源續有人矣又與白良輔論不合而罷比曉白扣門揖曰吾中夜乃思得之始知吾子賢于遠甚由是益知名天順庚辰舉進士會選庶吉士得十五人公居首時宰執以得人爲國家慶及授編修以憂去未幾召修　英廟實錄成陞修撰有薦公以憲職董學政者公取易筮之得咸之九五爻辭曰咸其脢無悔徐曰此周公教我也當終身佩之不果行因號脢菴成化丙午陞春坊諭德歷庶子遷少詹事命祀西嶽賜金帶襲衣明年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銜入內閣參預機務有胡馬炙奴之賜弘治
改元 孝廟臨御勅知經筵事尋陞禮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凡朝廷大制作皆出公手甲寅加太子
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有玉帶麟袍之賜與西涯李公
木齋謝公同心輔政 上方倚任入告之謀多所嘉
納而人不及知終十八年海內晏然稱治會典成加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廕孫成
恩爲中書舍人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再賜蟒衣玉帶滿九載加特進兼支
二俸乙丑加左柱國支正一品俸再贈三代悉如其

官　孝宗大漸召至寢殿御榻前與李謝同受顧命
握手諄諄至歔欷不能語正德改元力贊新政百度
肅然期於正始以承弘治之盛而逆瑾方恣橫擅權
沮撓公遂引年乞休累疏得請　上遣中使賜寶鏹
襲衣於第許乘傳歸降璽書褒諭有完名全節世以
爲難之語有司仍給月廩歲輿與公既去位杜門謝客
瑾啣之不置乃以他事罪公落職一時正人皆罹禍
聞者悚息逮瑾誅再復公官盡還其所廢及罹禍者
官肆我　皇上繼新庶政首問遺老加公廩月八石
輿隸歲十名及壽躋九十復勅守臣以束帛餼羊上

母慰之再慶孫成學爲中書舍人越四歲乙酉公不
豫數夕前有星隕於洛赤氣亘天不散者連日遠近
驚愕已而報公逝人皆以爲不憖之驗云距生宣德
八年二月八日也配王氏贈一品夫人子二長來以
子貴贈中書舍人次東舉進士累官兵部車駕員外
郎俱蚤卒繼張氏生子一杰孫男二成恩成學俱中
書舍人恩蚤卒曾孫男二望之得之成學等將以丁
亥十月二十六日改卬山平樂鄉之原啓王陳二夫
人壙合而葬焉公立朝幾四十年其典文衡鄉試二
會試四廷試讀卷六俱號得士有晦菴集若干卷藏

於家
弘治十一年三月監生汪瑢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絶
言路掩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急宜斥退健東
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
恩傳奉等官雖未盡當類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槩
不施行自　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
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賛乾剛俯從輿論别白忠邪明
正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
至於此乞罷　上不許下瑢詔獄健等又上疏力救
瑢得釋今言

弘治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上召閣臣劉健等至煖
閣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正
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
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
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
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
東陽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
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弊亦誠有之健等
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
討莊田稅課　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

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但乞
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
馬法初行有歐駙馬者販茶數百斤　太祖高皇帝
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
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
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賛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
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
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
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恩治勵精如

此



孝宗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欲盡革諸積苛弊盡召劉文靖公屏左右人罕得聞因大懼竊從隙中觀但聞　上數數稱善　上仁慈敬慎尤欲守成法公等亦見　太子未壯　上體清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天下隱受其福至

上語及宮中事毅然欲刬抑盡刷洗近侍權復

高皇帝舊亦未敢輕動也東談

# 大學士丘公濬傳

黄佐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祖普性仁愛專事濟人利物爲臨高醫學訓科宣德甲寅郡中大饑白骨遍野業有第一水橋地捨爲義塚躬求全骸瘞之纍纍凡百餘清明瀝以杯酒糲飯其所行自少至老多類此父傳早卒母李氏守志訓之濬生有異質讀書過目輒成誦日記數千言六歲信口爲詩歌語皆驚拔如詠五指山詩識者知其必爲國器稍長博觀羣籍每借諸市肆犨釋老伎術亦所不廢年十七始習舉子業落筆爲文數千百言立就夐出倫輩弱冠著論謂許衡

仕元無能改於其俗又不能行巳之道雖不仕可也
耆儒碩師初見甚駭之巳而又大深服以爲先儒未
有言及此者正統甲子首舉於鄉主司全錄其五策
兩試禮部名在乙榜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深器重之
爲之延譽繇是名益重景泰辛未告歸所與厚者咸
贈以詩編修岳正知其後必大成作序以送之甲戌
復試于禮部學士商輅主試事閱論策卽意其爲濬
及揭名果然廷試當魁或以貌不揚巳之乃寘第二
甲第一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者十八人濬爲首被
命修寰宇通志時洗馬李紹偕諸學士會史館指劉

定之謂濬曰主廬陵文獻之邦又承石潭家教
宜其博洽爲一時之冠子生海外何從得書籍師友
而乃博洽如此濬自以遠方新進一旦名動京師方
欿然不自足益求人間所未見書而讀之遂以博極
羣書稱於時尤熟本朝典故書成授翰林編修濬既
多識有獲發之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沓至碑銘
序記詞賦之作流布遠邇然非其人雖以厚幣請之
不與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
文達公賢一見之即代上之 英宗嘉嘆付所司舉
行八年 憲宗登極充經筵講官成化元年陞侍講

命與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巳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謗豈可信哉功過皆從實書之三年實錄成進侍講學士經筵嘗進講吐音洪暢　憲宗竦聽甚恱五年丁母憂九年服闋復原職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濬自出巳見援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有裨世教是年祭酒員缺僉謂非濬不可乃陞祭酒時同官劉健與濬相誰然健自此不

説又有崇尚内典自謂心學者共誹且笑之學士劉吉亦北人寡學喜濬陞曰南獠止可為教官耳十六年加禮部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眞德秀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巳見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幾微以成天下之務故又首補誠意正心之要曰審幾微自為一卷餘自正朝廷以迄成功化凡一百六十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値 孝宗嗣位之初其書適成乃表上之 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裨政治朕甚嘉之

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會修　憲廟實錄充副
總裁官弘治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三疏求致仕
不允本年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復三疏固辭
不允乃奏請擇衍義補中要務行之　上見納乃獻
務以寬大啟　上心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
廢舉一惟　祖宗舊典是循五年天變上疏大槩論
　上改元之初歲在戊申與洪武初元同符宜釐革
庶政盡復舊規因擬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其略曰
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六百次週

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虚日且異鳥三鳴于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在三垣三台尤為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邊防尤為危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虚生必有其應臣願體上天仁愛念　祖宗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内政明義理以絕邪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疏凡萬餘言　上命諸司議行

文諭訪求遺書　上皆嘉納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
朝　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
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以下
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
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
者幾二千人乃勑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任雖經一
考非有貪暴實跡者勿黜益用其言也醫官有療疾
往來其家者以失職怨冢宰王恕奏訐其短科道言

疑出溥意　上察其誣待溥益厚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八年薨于官訃聞天子嗟悼輟視朝一日賻寶鈔一萬貫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溥性剛直與大臣論政議所未安必反覆辯論言官論事亦以是非詰之不肯婾婀取悅無歲不求歸前後凡十三疏皆不允問勞賜賚之使踵相接于門初縉生文士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溥考南京鄉試及禮部會試凡怪詞險語皆痛斥之慾誅不恤也及為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其在太學論者謂師道尊嚴

無愧李文忠公綜理微密則文忠公不及嘗謂朱子
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畧焉爲考諸儒所
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言散見
於傳註語錄學者率未易求乃采其精切彙爲二十
篇倣魯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述著甚富自登仕至
位極人臣凡四十餘年而自處無異韋布產業僅能
卒歲第宅不逾齊民在都城市屋於蘇州巷南規模
卑陋聊庇風雨始終未嘗少拓人到於今呼爲丘閣
老巷所得俸餘卽充官費絕無蓄餘及卒南歸行裝
白　欽賜白金綺幣外惟圖書數萬卷而已正德初

武宗素知其名孫當廕尚寶司丞卒復以曾孫郯繼其官　賜額祀于鄉曰景賢祠以濬配宋學士蘇軾以風示天下何喬新稱嶺南人物自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尹直賛曲江其師東坡其匹世以為知言云

雙槐歲抄弘治乙卯春二月戊午少保丘公薨于位槩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官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城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靜三也家積書萬卷與人

議古今名理亹亹不休爲學以自得爲本以循禮爲要陳主事晟衣縗唁公開喪面斥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自學士爲祭酒最久任所著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每遇名流必質問辯難以求至當皆足傳世成化癸卯陳白沙至京與議不合人謂公沮之不得留用時猶未入閣也安有沮之之事乎及入閣與太宰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偶坐其上三原嘖有煩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失職奏三原變亂選法以所刻傳封進內多詳述留中之疏

上責其賣直沽名致仕去人以教訐議公公實不知

也謝侍郎鐸至形諸言論訾其著述劉學士健謂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公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健默然甚愧又嘗勸其門生王鏊謝遷二學士讀書循禮毋狎飲廢事至面檢毛修撰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多憾之

治世餘聞瓊臺丘公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訐奏三原王公令人毀傳事可見其槩矣嘗與同寅劉閣老吉不協劉作一對書之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

爲然

守溪長語丘濬閣老瓊州人於子史無所不閱而尤

熟於　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爲非

人所共否必矯以爲是能以辯博濟其說其論秦檜

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

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

其最得者黜元不與正統許衡不當仕於元亦前人

所未發也好著述雖老手不釋卷性剛褊不苟取亦

恬於仕進年七十猶滯於學士　孝宗即位進大學

衍義補得進尚書李廣幸於　上因之得入內閣與

同僚爭每事欲有紛更時王恕有重望於天下濬每怡之會劉文泰劾恕或以為濬嗾之也以是尤為衆所貶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正李公東陽
墓誌銘　　楊一清
公姓李氏東陽名賓之字也少居京師先本湖廣茶
陵人國朝洪武初以戎籍隸燕山左護衛後改金吾
左衛曾祖文祥祖允興父淳皆以公貴累贈如其官
曾祖妣祖妣妣妣俱累贈一品夫人繼母麻氏再封一
品太夫人生正統丁卯六月九日方三四齡輒能運
筆大書至一二尺中外稱爲神童　景皇帝召見親
抱置膝上命給紙筆書賜果鈔送歸六歲至八歲再

召見賜賚如初送順天府學肄業天順丁丑授舉業
於華容黎文僖之門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癸未
中會試甲申殿試得二甲第一入翰林爲庶吉士成
化乙酉授編修修 英廟實錄丁亥實錄成陞從六
品俸壬辰予省墓湖南甲午滿九載遷侍講乙未經
筵侍班癸卯再滿九載遷侍講學士甲辰選侍 東
宮講讀父卒解官守制賜祭一壇五品父例無祭實
自公始 孝宗嗣位弘治戊申召修 憲廟實錄以
憂辭己酉服闋乃起供職以從龍恩遷左春坊左庶
子仍兼侍講學士辛亥實錄成遷太常少卿兼職如

故壬子始供事日講并經筵講書時大旱應詔上疏摘經筵所講孟子中要論切於治道者析爲數條極論其理而時政得失以類附焉　上嘉納甲寅內閣薦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專管誥勅乙卯與木齋謝公並命入閣中外相賀以爲得人公感知遇力持國是知無不言兼稽古纂述之務　上嘗命撰祭三清樂章公等上疏言天子祭天地禮以簡爲貴祭不過南郊故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者道家邪妄之說不敢奉　詔科道官劾近倖二人召公等議所當去留者且出諸司題奏令一一擬斷覲賜可否

奋自是始復奏事之制云武岡知州劉遜爲藩府所
奏訐械逮至京科道奏乞寬貸　上怒俱下詔獄公
等言遜誠情輕謫重言官爲國盡忠而槩以爲罪後
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事竟得釋戊午　皇太
子出閣進學加太子少師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　上慮京營總戎多不得人召公等議更置乃出
英國公輩所辭疏面與商確曰某可去某可調公執
筆擬稿　上御書下兵部行之辛酉病眩三上疏辭
不允壬戌賜玉帶癸亥賜蟒衣一襲大明會典成凡
議例表奏皆出公手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甲子　孝肅太皇太后喪　上以廟制事重
屢召內閣臣面議多公言是用自是不數日輙召問
因事納忠每稱意吉闕里孔廟重建成勅遣公往行
祭告禮還朝以途中所見民物困弊狀具疏言之因
乞罷是年冬復以病屢辭乙丑春又辭俱不允五月
上不豫召內閣三人入造乾清宮直叩御榻聖諭
諄複以　今上皇帝爲託公等頓首奉慰出翼日宮
車晏駕公號慟幾絕　今上嗣位凡詔冊議謚大制
作出公手尤多以侍從輔導恩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又以上　兩宮尊號恩賜

誥命階光祿大夫勲柱國贈及三代修　孝廟實錄
爲總裁官正德丙寅春初開經筵命同知經筵事
上親耕耤田預九推列三月幸大學釋奠先師公分
獻充國復聖公八月冊　皇后充納吉納徵副使公
旣受顧命毅然以天下爲己任事有未當偕同事二
公盡言匡正無所忌避至再至三不輟又以詔書不
信政令失中條陳十事指斥責近自劾失職乞解任
時逆瑾已柄用於是劉謝二公皆得謝去而公獨留
公據案涕泣連疏懇乞同罷　上素重公兩官亦言
舊臣惟此一人不宜聽其去瑾不得已故留之公以

病不良於行乃詔免朝日赴閣與新命焦王二公同
治事已而進二公官遞加公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公臥家懇辭丁卯春正月猶不
起閏正月　上偶違和力疾出尚寶卿崔璿御史姚
祥張或主事張偉給事中安奎各因事被繫瑾方欲
示威俱令枷號公奏各人所坐自有本法枷號重典
不宜濫施俱得寬釋通鑑纂要書成賜宴於禮部瑾
以修書盛典欲因以示恩公謂此書　先帝所命不
及進御豈敢言功瑾內銜之會進焦王二公少傅而
加公正一品俸鎮守中貴有請便宜行事者公執不

可一日畢朝有文書一卷投於丹墀條瑾過惡上
命瑾等詰問無肯承者遂執朝官三百餘人送詔獄
公奏此事必一人所爲同朝諸臣倉皇拜起豈能知
之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乃盡得釋時瑾立苛法公
卿重足立道路以目分遣微卒四出偵僞莫辨遠近
驚悚爭以厚斂祈脫禍公上疏極論之大忤瑾意然
亦稍稍戢瑾又患盜賊日滋欲并其家屬俱坐編戍
公言爲盜之人惡心猝動雖其父兄有不預知自古
罪人不孥若玉石俱焚何以開自新之路於是得從
末減有僞卒捕盜不得并其無服親執送官法司承

風吉縣坐以籍沒發遣公謂即如新例亦不當連坐乃令改擬如律又有以例前盜援新例處分者悉止不行所全活者不知幾何其他類此者不能盡述也瑾威權日盛睥視公卿惟見公則改容起敬然他人瑾前論事唯喏無敢與可否公獨事事辨析瑾不能平每切齒焉卒不能害也庚午夏四月寧夏慶府寘鐇與都指揮何錦等叛逆朝廷出師征討公請詔天下稍革近時苛政　勅旨日十數降迅筆擬奏動中機宜王師出而捷報至八月寧夏獻俘瑾罪惡暴著伏誅乃贊新政凡瑾所變更者令所司查革悉遵成

法天下忻忻想望太平　上錄公功加特進左柱國
廕一子為尚寶司丞力辭不允是年冬復與同官上
疏以儲嗣未建為言辛未又屢疏乞休屬羣盜蔓延
兵事方殷不敢決去一品九載考績降勑獎諭令兼
支大學士俸仍賜宴禮部再給一品誥命加厚賚公
辭不許以修省辭宴許之壬申羣盜寖平公臥家凡
七上疏辭俱荷慰留累遣吏部諭意鴻臚官敦迫乃
復出無何賊首為王師所殲捷至論功內閣臣各有
賜賚及廕子姪一人為錦衣千戶公等三疏辭特改
捷文隨又辭乃命公兼支尚書俸公仍辭大學士俸

十二月公復臥家再辭　上察其誠勉從所請賜勅褒諭令有司時加存問月支米八石歲給輿隸十人仍廕其姪兆延為中書舍人公既致仕非展墓不出宅東有隙地構軒為石假山諸所厚者日造問棊局詩酒隨意所適丙子年七月公卿大夫士奉觴獻壽者彌月不止積勞與熱病臥不能興至七月二十日終於正寢聞者莫不嗟嘆曰西涯先生亡矣有司以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賜寶鏹一萬貫致米布為賻遣禮部官諭祭九壇贈太師謚文正國朝文臣謚文正者自公始公天資英邁讀書一目數行下輒

成誦不忘少入翰林即負文學重名然恒持謙冲未嘗以才智先人資望既積而當道殊不意慊每沮抑之士論譁然不平公裕如也比柄用遭遇　孝宗不時召對啟沃之功爲多更化以來值權奸用事隨事應變所以解紓調劑潛消默奪天下陰受其賜者公不自言而人亦或鮮知之是時微公衣冠之禍不知何所極也公位既顯恒以盛滿爲憂顧受知　兩朝求退愈切而眷留愈至有疾必命太醫院官診視遣內官齎厚賚體意隆重無與爲比至於謝政歲時賜餅及頒上尊珍饌皆與任事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

實皆先是所未有者事父孝謹嘗夜歸寒甚父口占一絕諭之自是終身不夜歸痛母劉夫人早世語及哀不自勝養繼母麻太夫人如母事季父如父同母弟東川東山早卒無子哭之痛東溟麻太夫人所出亦没遺二男公撫之如子所著有懷麓堂前後稿各若干卷别有南行北上東祀諸錄真行草隸俱有法而篆書則一劃近習復古之功爲大樂汲引人才有善輒稱揚不已所薦士不使人知同考主考禮部會試者各二主順天應天鄉試者各一廷試讀卷者八門生半四方凡經指授多有時名初娶劉氏累贈一

品夫人繼岳氏蒙泉先生女贈宜人再繼朱氏故成
國朱公女累封一品夫人子兆先岳夫人出繼國子
生少有盛名其卒也舉朝惜之　孝廟遣近臣慰問
賜賻次兆同朱夫人出今以東溟子爲後卽兆蕃恭
謹有文能世其家擇以卒之年九月二十八日葬於
京城西直門外畏吾村塋公祖塋也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傳　　實錄

東陽在翰林以文學名前輩或忌之遷侍講學士數
年始與經筵然不以爲意也嘗大旱應詔陳言剖析

孟子語切治道者數條附以時政得失爲獻　孝廟甚嘉納之旣入閣不時召對遇事多所規益末年受顧命縷縷數百言東陽感激思報正德初羣小壞政遂與同官劉健謝遷條陳十事指斥貴近言甚剴切因自劾求退健遷皆罷而東陽獨留命下擬案涕泣連疏乞歸不許於是劉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惟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又助瑾煽虐東陽隨事彌縫去太去甚或疏論廷辯無所避忌所以解紓調劑潛消默奪之功居多否則衣冠之禍不知何所極也或者乃以其依違隱忍不即決去非之

過矣所著懷麓堂前後續稿百餘卷凡朝廷詔冊謚議諸大制作多出其手詩篇碑板傳播四裔雖字書小枝亦精絕過古人罕及之

維風編云李文正公幼負儁才推轂天下士孜孜如不及其爲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毒螫縉紳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濟衆頗賴之葢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慿陵目中已無 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

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柰何吏頓首于庭乃啟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即此一事古風可想已見張東沙之園集公致政後邃菴楊閣老載酒肴過懷麓堂為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邃菴有慚色自是不敢用以觴云

趙司成永號類菴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為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為贄司成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啟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其

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即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即事倡和而罷

耿子曰公仕宦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年矣鄭端簡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葬又謂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輩一宴會之費云則公平生所以褆身者已彼時權璫狂御公卿鮮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于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毋亦貞操潔脩有以服其心耳

叢說云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

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與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

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歿時其門生故吏滿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伯庸親對余言之卽書籍所載古之宰相亦未有如此者

李西涯當國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値編修崔後渠方在道上酣飲後渠拱立於轎前曰請老先生少飲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卽下轎連進數觥升轎

去王元美藝苑卮言亦載此一事夫宰相憐才愛士脫略勢位如此風流世豈能多見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正謝公遷神道碑

費宏

孝宗敬皇帝臨御十有八年敬天法祖任賢使能中國乂安四夷賓服共繼體守成之美上媲 聖祖駕軼帝王一時輔臣則有若太師晦菴劉文靖公西涯李文正公太傅木齋謝文正公至與 孝廟爲終始明良相値於斯爲盛 孝廟上賓預受顧命逮事武宗功成身退幸歸於正若夫里居二十餘年再蒙召用退壽令終子孫振振克紹世美若木齋公者又

二公所不逺也嗚呼休哉公且卒謂其子中書舍人
正太常少卿兼侍讀丕曰神道之碑必屬費君益館
閣舊人惟費君尚在其知予之詳亦莫費君若也二
君遵公治命遣其曾孫敏行持公門人倪君本端所
爲狀造予廬而請焉予素辱公愛誼不忍辭按狀謝
氏之先出河南陽夏太傅文靖公安顯於東晉遂寓
會稽後徙台之臨海少傅丞相惠正公深甫又顯于
南宋其行長二處士者則自臨海徙餘姚之始祖也
五傳而至見賢見賢生原廣原廣生瑩號直菴仕終
福建布政司都事瑩生恩號簡菴則公之高曾祖考

也自原廣而下俱以公貴累贈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嚴氏祖妣余氏妣鄒氏俱累贈一品夫人正統巳巳十二月二十八日甫遷新居而公生直菴公因以爲公名後字之曰于喬直菴在閫治道多開釋無辜人謂其必有後及公生而聰慧異常年數歲屬對即有奇句且志趣不凡皆以遠大期之且曰他日名位視晉太傅宋少傅蓋不多讓況當天下全盛之時其勳烈之隆殆將過之也成化甲午鄉試爲第一人乙未會試爲第三人廷試爲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脩撰奉詔入館進學勤

而且謙爲諸元老所重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
請公爲文以賀峻拒之衆遂知公正直不可妄干矣
辛丑同考禮部一甲三人其二皆公所取士也咸服
其精鑑癸卯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甲辰再同
考禮部　孝宗皇帝毓德春宮愼簡侍從首及公乙
巳充經筵講官丁未　孝宗登極推恩宮僚陞左春
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仍加俸一級初開經筵奉
勑爲日講官與修　憲廟實錄內侍郭鏞者請選妃
嬪以備六宮公言上方諒陰豈宜有此俟陵畢徐議
之未晚也命禮部議如公言上方勤學公務積誠以

開悟聖聰每先期輒焚香莊誦如侍天顏及當講敷暢詳明甚稱上意庚戌以省親請上嘉其孝聽給驛往且賜金帛爲道里費辛亥實錄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冬十月母鄒宜人卒癸丑簡菴公又卒訃聞皆蒙特恩賜葬祭蓋上念公春宮舊臣且在講筵眷注甚切思有以柄用之矣乙卯春詔以本官入閣辦事時猶未終喪八月服闋赴京疏辭不允且陞詹事兼秩如舊蓋皇太子將出閣讀書欲重儲端之任故以悑臣領之也丙辰命主會試所取多知名士是歲累有鶴袍犀帶之賜丁巳

勅修大明會典爲總裁官戊午春　皇太子出閣奉
勅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公因上疏
以親賢遠佞勤學戒逸爲　皇太子勸　上嘉納之
淸寧宮災上疏請修人事以應天變詞甚剴切且引
咎避位不允巳未賜一品服太監李廣死欲例加恩
與公力陳其不可辛酉虜犯大同上爲之旰食公疏
安邊機宜以進　上仰行之本兵預慮軍興或乏欲
加南方折銀每石三之二公曰先朝以官田稅至重
故立折銀以寛之令若再加民不堪命矣盍節用以
紓之乎虜騎尋遁國用不乏其事遂寢時視朝稍晏

諸司章奏或有不報者兼以工役頗繁公累言之皆
見采納且有玉帶蟒衣之賜癸亥會典成陞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武岡蠻寇平賜俘奴一
人甲子以災異再乞避位不允　孝肅太后崩禮官
預擬與　孝莊太后並祔太廟公請命集衆議以正
典禮尋別立奉慈殿以祀之時承平既久政漸寛弛
而近習怙侈尤甚有齋玄者奉使武當山欲載激濁
揚清便宜行事等語于勑中遼東守將張天祥妄殺
冒賞近倖欲曲庇之公皆執不可至觸聖怒不卹也
內府各庫及諸倉場馬坊蒞事內臣多作奸索賂民

不勝其害而御馬監軍士自以禁旅不隸本兵虛名冗食莫敢誰何其弊尤甚一日忽召對命通行禁約且令所司搜剔弊端嚴立條科有犯者必懲不貸皆從公之請也公知　上圖治甚切委任甚隆思盡革諸弊以肅政化若軍將之曠缺戶口之衰耗以及屯田鹽法馬政等事將漸次修舉而宮車晏駕矣憂世者有遺恨焉時乙丑五月也　上大漸召至御榻前公等手諭之曰朕在位十八載惟卿等數人皆與朕相知朕今弗與瘳其善輔嗣君聰明仁孝可勸之進學無忘朕今日之命也公等悲慟而退　武廟登極

勑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餘秩如舊纂修孝廟實錄
充總裁官初開經筵賜冠帶衣履益追念先帝遺命
付託之重待公等甚厚但近習蠧政漸不可長戶部
尚書韓忠定公率百官伏闕論之賴公等主張於內
寘諸犯于法會事預泄遂不克公等皆不能安于位
矣十月一再引疾乞休遂允之賜勑給驛月廩五石
歲隸八名仍賜金幣裝衣公等既去吏部尚書焦芳
入閣而太監劉瑾擅柄於內芳急於倖進憾公嘗舉
王文恪吳文定二公而不及已瑾又以公等先嘗裁
抑其黨及今廷論之故尤切齒焉二人乃深相結納

欲甘心于公因遣偵卒四出伺察公事竟無所得會
鄉人有以賢良應薦者瑾謂違詔格以為公咎與劉
公俱褫秩又矯旨令公弟武選員外郎逈致仕于編
修丕除名且欲追奪公誥勅會瑾敗而止公之去位
也臺諫交奏留皆逮繫詔獄備遭慘毒至死不悔亦
可見天理之在人心不容泯滅矣公既歸瑾意叵測
人皆危之公曰天祐皇明我當無他不見劉元城之
事乎處之裕如日與客圍棋賦詩以自娛若不知有
憂患者歲嘗大饑出粟以賙貧乏族黨鄉閭賴之祠
堂成每旦必具衣冠率子孫焚香恭謁忌辰必茹素

祭物豐潔其儀一遵文公家禮俾世守焉庚午瑾誅
詔復職致仕乙巳　今上登極臺諫疏薦公遣行人
齎勅存問復官廩輿隸如舊而增其數焉武選君起
爲參議編修復任翰林公遣正入謝溫旨褒答𢚩爲
中書舍人時徐夫人卒正乞終制仍賜祭葬如例癸
未復令有司特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人陳侃齎勅
起公于家且命鎮巡藩臬敦請上道十月抵京勅進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初宏以衰病將乞休胥具
疏舉公自代宏去而遂菴楊公又以公薦意若虛元
佐以遲公者天下皆相慶公復入而賢遂菴之能讓

及公至京而遂菴以官視公爲尊不肯處公之下乃
竟違初志輿論頗少遂菴然公盛德不與之較也公
在舟中嘗具二疏大意以安靜寬厚爲本及入朝自
度衰年且難徇時力求生還遂不果　上然上之待
公則甚隆嘗以天寒免朝參以除夕賜御製諸詩刻
祀賜錦織大帶以疾在告遣太醫視藥餌遣中官賜
酒米少間則遣鴻臚卿諭視事而公竟以疾辭　上
察公誠懇特從所請諸凡恩澤視前加厚焉中書正
奉吉護送以歸少卿丕亦欲請行公曰汝方侍日講
豈可卹其私宜盡心職業勿以我爲念也公歸適生

女孫五世相見人以爲難已丑九月病頗亟寓書二子以不及見爲恨會中書以疾請告少卿亦侍母還相見甚歡疾遂愈又明年辛卯二月十八日乃考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贈太傅謚文正遣官諭祭者九遣工部主事羅餘慶治葬以是歲冬十二月十有八日葬在杏山之麓與徐夫人合夫人出同邑滸墅巨族處士諱旻之女賢淑可範累受一品之封子男六長即中書舍人老成博雅無忝世休方以翰墨供奉內閣次即少卿以進士及第入翰林累今官德望文學推重於時可以繼

公之相業爲公仲弟于五公後次亘中書舍人次亘左軍都督府經歷爲公季弟方伯石厓後次至次垔皆國子生孫男十八長用楨瞻尚寶司司丞次用梲用楷用楨用梅用栻廩國子生用楫用櫝用樌用棟用棖用柷用梯用柩用模用桂用構曾孫男一即敏行尚寶司司丞玄孫男二公器字豐厚風神秀朗見者知其爲壽俊元臣其忠誠端慤始終不渝所謂清白之操百鍊愈精剛毅之氣萬人必往誠如聖諭也其學以明義理爲先爲文正大溫厚不事雕琢可以垂之不朽在內閣時劉公敢於任事而資公之謀斷

李公長於爲文而資公之典則公可否其間不阿不
激同寅協恭所以輔成盛治者端在是也宏在翰林
侍公最久凡此皆身親見之倏忽數十載矣赫赫如
前日事感今思昔惟以永歎衰病侵尋舊殖荒落莫
能闡公之粹美姑叙述大都俾刻于石而繫以銘銘
曰天惟純祐命我 皇明至於 孝宗實撫盈成任
賢圖治日惟勵精孰其輔之二三名卿公起南服魁
於大廷羽翊青宮久屬聖情遂膺簡擢作我股肱惟
時篤棐竭其忠誠栽抑倖濫百度惟貞十有八年顧
命是承爰輔嗣 皇明昌熙秉成功弗居高卑冥冥

官竪瀆經奇禍是攖天久乃定旣困而亨今　皇紹
統大化一更乃遣勑使存問於庭恩數稠疊數被敉
寧安車載迎爲時保衡公弗時拘力辭寵榮令德眉
壽全節完名亦有哲嗣克紹芳聲如呂如范競爽同
升杏山之原巋然佳城　帝有邺恩賁於泉局崇碑
峩峩纈刻茲銘惟德不匱惟賢可徵後千百祀以俟
雲仍
墓志云弘治中內府倉庫諸司宦官每多索賄賂民
不勝其害謝文正乘閒言于上　上令撰旨禁約公
曰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奏

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可以甦民困　上饒郎

如其言行之由是諸司宿弊一切革去　朱希周志

謝文正先世遺有常稔田若干畝先生議供祠墓祭稍贏即别買田代之分給弟姪又置用儲租供家塾建方石書院賙宗黨治喪倂患難之不贍者其處宗族仁義忠厚之行多可尚如此　顧清傳

謝方石憫鄉人方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不避忌諱收綴遺文行於世虛齋蔡先生致書有曰先生秉禮執義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諫錄遜志齋集赤城詩集讀之三集

皆公所訂正表章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年
而發泄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于世公之功大矣
墓志
謝文正初入翰林御史某縣陞都憲臺中循例請公
文爲賀公曰此人素不爲公議所與我何可以諛言
悅之竟不與作傳
荊襄等處流民屯聚生育莫可數計而混無名籍成
化初區處失宜幾至大變公深以爲憂每與戶部議
思有以處之後司徒韓公言于　上命刑部侍郎何
公鑑經理其事公撰旨令隨宜安集附籍還鄉各從

其願附籍者終令得所編戸已三十餘萬復有沮其事者遂中止識者恨之未幾果叛朱希周志

# 前大學士焦芳傳

國史實錄

前大學焦芳字孟陽河南泌陽縣人天順甲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陞侍講學士降湖廣桂陽州同知陞山西霍州知州四川提學副使調湖廣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以憂去服闋復除本司右通政再以憂去服関改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陞禮部右侍郎轉左改吏部陞尚書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如故芳雖居翰林素寡學性復凶險惟事阿附以圖進取始比尹旻父子尹敗坐謫其為吏部尚書時值正德初元逆瑾

等號八黨方以盤樂導上內閣九卿率百僚伏闕固爭將除之芳潛通於瑾得先爲之地由是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等相繼得罪以去八黨勢益張瑾遂擅政引芳入閣表裏爲奸凡瑾之變易成憲濁亂海內欲以淫刑箝網杜塞言路威虐軍民皆芳導之芳爲　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尤惡江西人一時先正名卿無不肆醜詆以快其私忿所書多矯誣不根往往授意所厚若段炅輩使筆之挾瑾威以鉗衆口同官避禍皆莫敢窺定一字其子黃中尤狂誕恣睢會試初中式芳必欲處以魁選廷試策

稿出郎中劉武臣傳付黃中旣弗獲如願芳以爲請
執事官抑之共役瑾以擴充政事爲名改編修顧清
等二十餘人爲部屬亦出芳意累科錄策止一甲三
人芳請并黃中與三甲第一人胡纘宗策俱錄之遂
授黃中翰林院檢討纘宗及劉宇之子仁等六七人
俱傳奉爲庶吉士黃中尋陞編修踰年復陞侍讀超
躐資序皆前此所未有也芳旣狠戾黃中又以惡濟
之故毒螫滋甚府土官岑濬所沒入家口當給賜大
臣芳冒濬妾有殊色求瑾得之嬖甚與妻反目至持
環刀欲殺之後病臥黃中遂與亂父子麀瀆穢不可

用芳爲吏部時郎中張綵與瑾同鄉有才辯芳力薦之不數年代爲尚書欲以媚瑾且藉爲姦利綵德之言輒聽久而漸厭苦之時爲異同由是有隙艮昊亦瑾鄉人險薄士也初爲芳腹心既而見其勢衰轉附綵盡發芳陰事互搆於瑾瑾大怒芳懼乃乞致仕去瑾伏誅科道交劾芳父子黨逆請正法皆褫職爲民一時公議猶憤惋以爲失刑後大盜趙鐩流刼河南入泌陽黃中先輸蓮其積以迓鐩遍搜芳所居地得金帛無算芳僅以身免又盡發先塚燬其遺骸無餘憾猶未釋取芳衣冠披庭樹而斬如首罪狀歷數其

惡厲聲曰爾當萬死命劍士臠之白刃交下臠盡乃已且曰使吾得手誅此賊以謝天下死不恨矣議者謂盜賊猶知疾惡云以正德十二年卒

## 焦芳傳

弇州別記

焦芳字孟陽泌陽人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少保李賢其鄉人也芳出入門下脅肩巧笑取賢好中之而又陰遣其妻入侍歲時伏臘均於子姓賢乃題爲侍講九年當遷學士矣時相善詹事彭華而意薄芳也遲之曰芳亦學士乎芳恚揚聲謂華與時相好而尼我不遷不遷將刺刃長安道中華懼不得已

謀於相遷芳侍講學士久之坐善侍讀尹龍龍敗株累出貳桂楊州權按察副使視四川學改湖廣召爲南京通政坐母喪歸起復太常少卿兼學士尋擢吏部右侍郎猶對客恨淹滯以劉健抑之也嫚罵健云改左侍郎芳於衆亡所不姗侮雖馬文升老臣時時凌之出其上正德初進尚書戶部臣韓文言天下經度不足詔羣臣議議唯勸上節儉耳小璫從門傍聽芳微得之計語且達上上殊不在節儉乃大聲曰天子有四海富豈得不令一舒手且財非坐費乏直奸人亡賴坐匿耗比比耳重檢索自足矣於是上聞大

喜嚮芳而劉瑾等日益盜侮上狗馬游戲尚書文倡六部臣極議欲誅瑾等而內閣臣從中下持其議而芳陰使使報瑾曰蚤疏皆文主之芳無與也瑾心德芳因謀盡逐內閣臣而令芳入進太子太保再進少傅太子太傅踰年遂加少師華蓋殿太學士芳寡學閱章疏不大了了而日伺瑾所頤授輒奉行四方賂瑾者首具三之一賂芳以轉及瑾亡不如願欲去增解額斥翰林外補日夜汲汲修睚眦不少遺也子黃中僅行文舉戊辰進士廷試芳必欲當第一人同列固爭乃止置二甲首猶憤恚不平即授翰林檢討踰

月遷侍讀會瑾召試黃中牡丹詩拙甚大哈笑曰焦
先生唉耶此可得第一人而後又詗知芳他罪狀恚
甚嘗就殿廬面叱數之芳皇恐跪謝久之併其子黃
中致仕先廣西士官岑濬誅沒入家口當分賜諸大
臣或謂芳濬妾殊色也芳因謬欺瑾得之嬖愛甚至
與妻鬨持刃欲殺妻而會芳病黃中因侍逼通妾妾
内慕黃中丰度且淫毒也泣且齧臂盟自是每及夜
媚芳醉以酒輒趨就黃中淫聲達於外後瑾誅言官
請亟誅芳然有與援不果併削其散官而芳使黃中
大齋持金寶分饋權貴人上京求湔洗吏部及御史

院請逮治之乃逭去芳家居治里第如王者財貨山積大盜起山東河南度泌陽縱火焚其居掘塚墓積骸燒之淯以死盜馬牛骨曰使亡擇焉發窖藏得金帛繡蟒玉帶珍玩值千萬計芳老且恚委頓死

# 太傅王文恪公鏊傳

王守仁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　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為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

論策不易一字

進講諫遊後苑

第一人奉　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浼焉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爲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　上爲罷遊講罷常召所幸閹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　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將北虜入

寇公上壽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時方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武宗在亮闇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公恊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　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論議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　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冢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

入閣璫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
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
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璫銜韓不已必
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
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璫舊怨
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
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戍惡石淙楊公於璫詔其
築邊太費屢以爲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
乃可以功爲罪乎璫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
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

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禮以妃
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
見公開誠與言初亦聞聽及焦專事媕阿議彌不協
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公遇之不能得居常戚然
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曰求去瑾意
愈咈衆慮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
使伺公無所得且賙交贄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
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
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公既歸裝屏謝紛囂脩然山
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

俗和而不滑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
起平生嗜欲澹然矣中土夫所好尚珍貴觀遊之具
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
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
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所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
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
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
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
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
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

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硋於澄淵則明硋於濁水則昏硋於汚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汚穢下愚也天地間逼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閒十餘年海內士夫文章論薦不輟及 今上

即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
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謚文恪
祭葬有加禮四子延喆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
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
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
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
童子至於耆耋自　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
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共稱莫
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
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婿徐學士子容

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
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
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
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
皆以為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
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謊以微見其槩使
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鈞州劉公宇傳　實錄

劉宇字至大河南鈞州人成化壬辰進士授上海知縣陞御史瑞州知府副使按察使右僉都御史副都御史右都御史總宣大軍務時瑾專政宇兙邊儲首以萬金賂之遂論修邊功賜金帛廕子爲錦衣衛百戶丁卯召入掌院事加太子少保宇恃瑾橫恣御史有所拂輒鞭朴之尋陞兵部尚書加太子太傅轉吏部尚書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賜受玉帶蟒衣之賜瑾鄉人張綵爲文選郎中事皆由綵出宇充位而已

瑾欲用綵爲吏部尚書乃加宇大學士入文淵閣僅
三日聽以省墓歸越二年卒于家宇龐厲無才猷徒
以軀幹魁梧致顯位洪爲總制時奢靡無度奏帶僕
從十數日責有司肆盛筵供億之賂劉瑾入掌臺事
請勑箝制御史小過輒撻瑾以爲賢擢兵部尚書舉
用將領贓賄狼籍迨轉吏部索賂於縉紳不逮債帥
之餽乃悔曰兵部自好何必吏部也未幾張綵爲侍
郎凡所舉錯綵與瑾謀協而行宇尸位而已瑾重信
綵亟欲援之尚書將罷宇以宇夙厚乃俾入閣宇疏
辭且乞省墓許乘傳還宇將踐內閣任請於瑾置酒

閣中瑾親詣稱賀明日宇猶入閣瑾聞之曰此地豈容復入哉宇乃不敢入而行踰歲得請休致議者謂其流毒善良不及焦芳僾然黃扉不及曹元云

劉宇

弇州別記

劉宇字至大鈞州人頎而長身起家進士拜上海令高第入爲監察御史再謫緜郡守累遷按察使以副都御史總督宣大諸軍宇貪墨取覔軍中亡算而頗以巧覆之嘗粟馬數十疋賂權要劉大夏因上召對及宇事上使中人行伺宇宇已得狀迎致中人還厚賂以詭辭報乃止正德初進右都御史劉瑾初拡政

顧通斯望不過數百金而宇首率萬金贄瑾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若是而他賄者不復視千金下矣論邊功加太子少保賜金帛蔭子錦衣百戶召入掌都察院加太子太保瑾時逆摧折臺諫宇緣意御史有小過輒笞朴之遷兵部尚書再加太子太傅諸邊帥饋遺瑾次即遺宇前後得不下數十萬金子仁應會試瑾以寸紙書名入即上第而內批授翰林院庶吉士踰月遷編修再轉宇吏部尚書已瑾愛其鄉人綵拔為文選郎宇取充位而已中外亡禀畏居悒悒不樂曰吏部虛名大快人非能及兵部時久之瑾欲大

用綵代宇而難宇厚乃進兼文淵閣大學士之任月
瑾爲具閤中飲宇甚歡宇大喜過望三日亦延瑾瑾
日爾具欲相耶此豈可再入乃省墓乞歸鈞州將發
未果而會瑾伏誅詔削宇散官致仕編修仁黙爲民

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健齋曹公元傳　　國史實錄

曹元字以貞大寧前衛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工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浙江左參政弘治十八年擢山東右布政使進左布政使正德二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隨改陜西三年召爲兵部右侍郎進左侍郎陞尚書四年加太子少保賜蟒衣玉帶五年二月改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供事內閣元與劉瑾有葭莩之舊故位屢進會緣入閣士論耻之是年八月己亥瑾誅元上疏言顧有不職之罪開更生

之門爲太平之民守先人之墓詞極哀鳴詔准致仕越三日辛丑科道具劾復黜爲民十六年卒於京第年七十三元歷任中外無他才能徒以瑾親黨驟進本兵又冒入內閣居之不疑對人惟日飲亡何諧謔道市井鄙語而已老無子息而盛治第於京師其親知多竊笑之每從瑾所飽飫而出意氣得甚瑾敗所藏違禁服用每乘夜竊焚之未幾貧悴遂市其居於貴家將死自作墓銘曰我即死誰肯銘我許者謂其猶愈於焦芳之怙終稔惡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四終